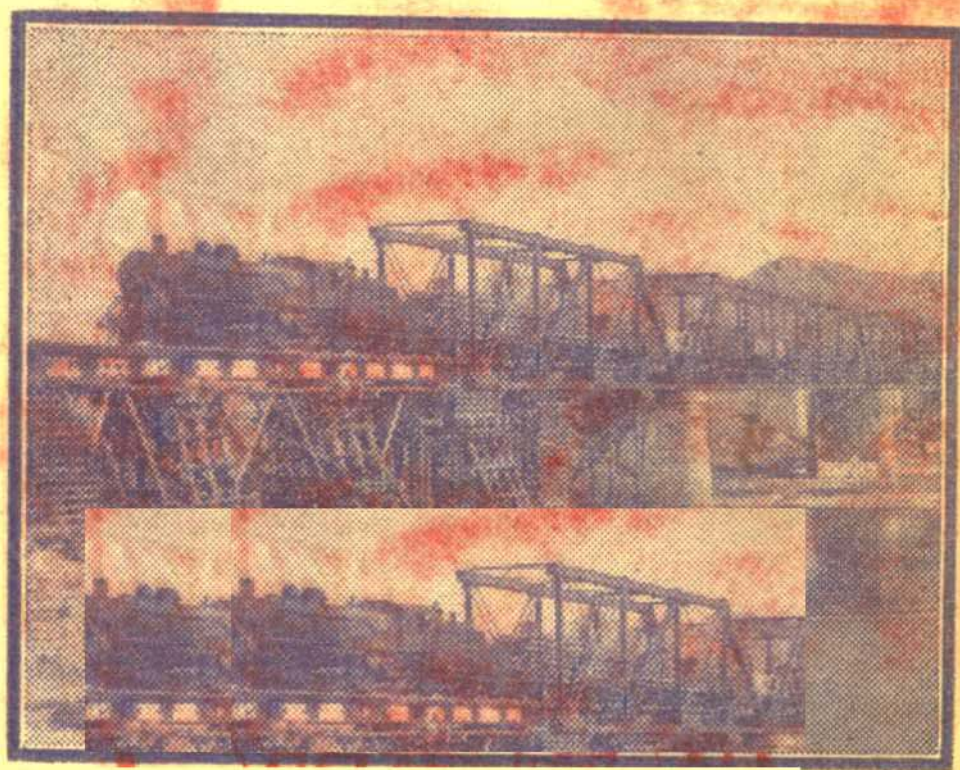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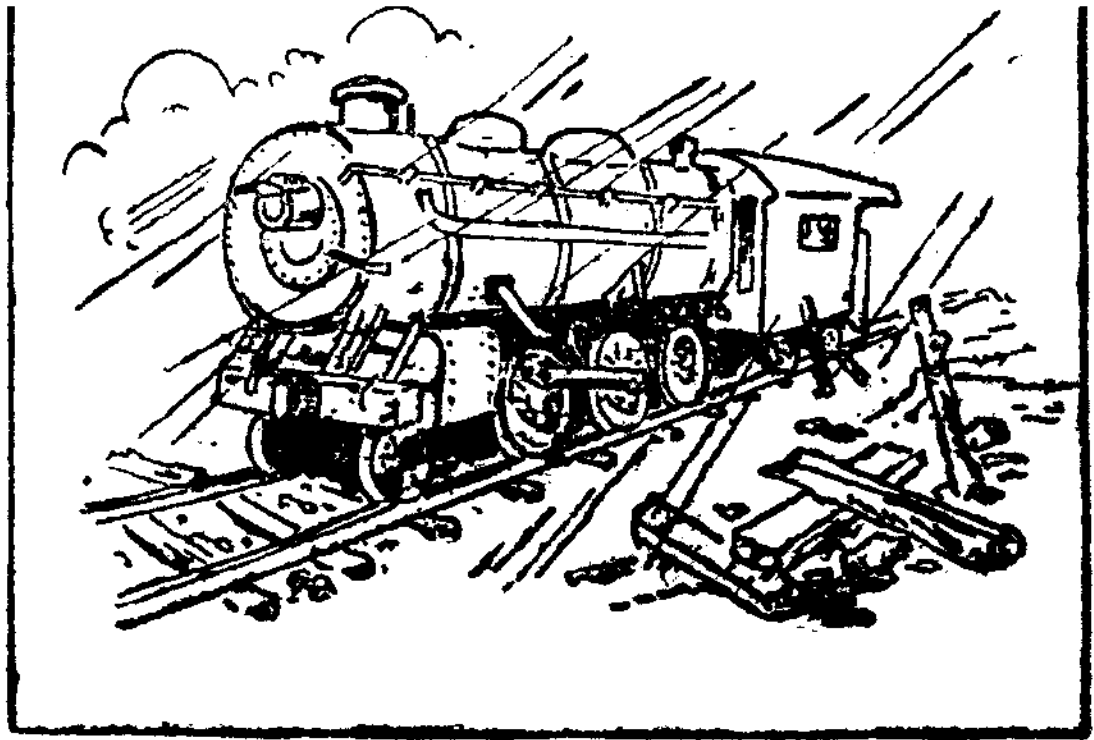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中國號火車頭

王鴻畫 · 田詞

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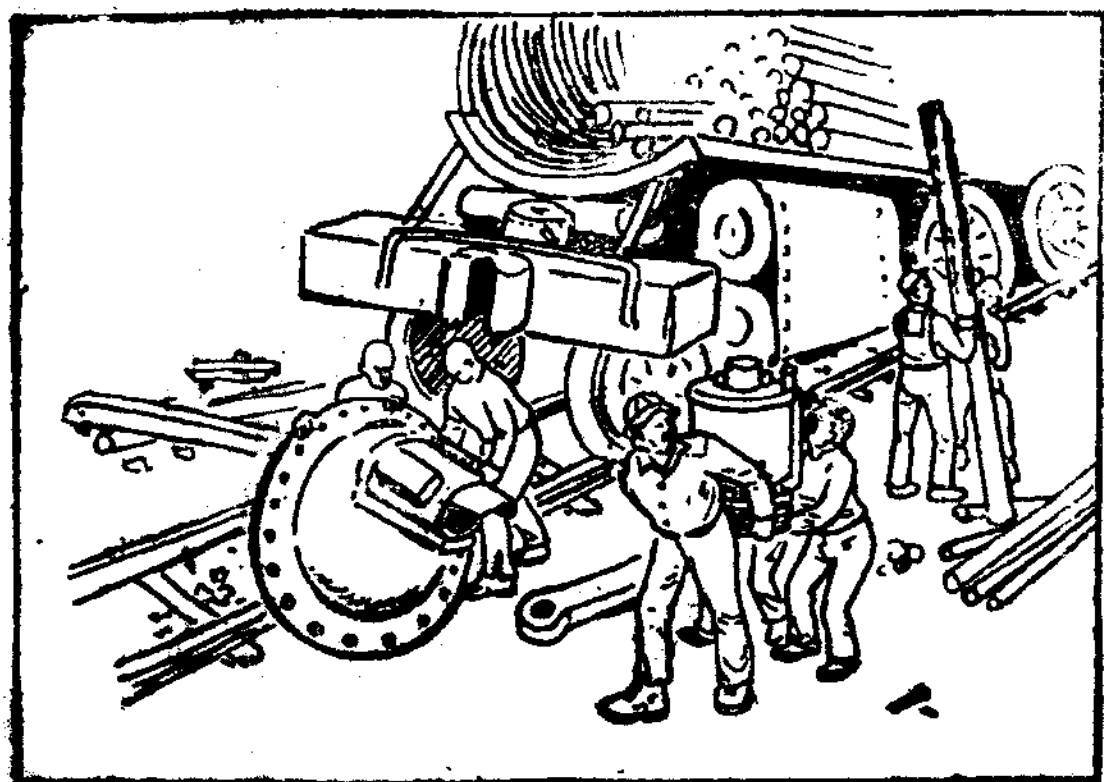
鐵路機器廠旁邊的鐵路，在濟南市
 驢着的一輛死火車頭。這一輛
 火車頭的號碼是：一〇五。這一
 八六八號。前三年它是非常強
 壯地，整天價在鐵路上，拉着
 長地載貨列車，不停地跑着
 。可是現在，它在那露天的道
 岔岔上，已經靜靜地躺了三年
 了。三年裏，大風刮着它，大
 雨淋着它，冰雪凍着它，一天
 天地就更不像個樣子了。煤水
 車上的泥土，堆集了足足有一
 兩寸厚，到處是破爛爛；輪
 軸拆啦，氣缸破啦，全身上下
 沒有一處完整的地方。



二

提起八六八號火車頭損壞的原因來，那還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間，國民黨統治濟南時候的事情啦。因為國民黨鐵路管理制度的腐敗，對於火車頭一點也不愛護，到時候不檢查，不修理，只知道一個勁使用。八六八號，在一回長途開行的半路上，火室，烟管，和蒸氣錶……等零件受了很重的傷。旁的火車頭，把它拖回機廠裏來修理，在當時只要稍微弄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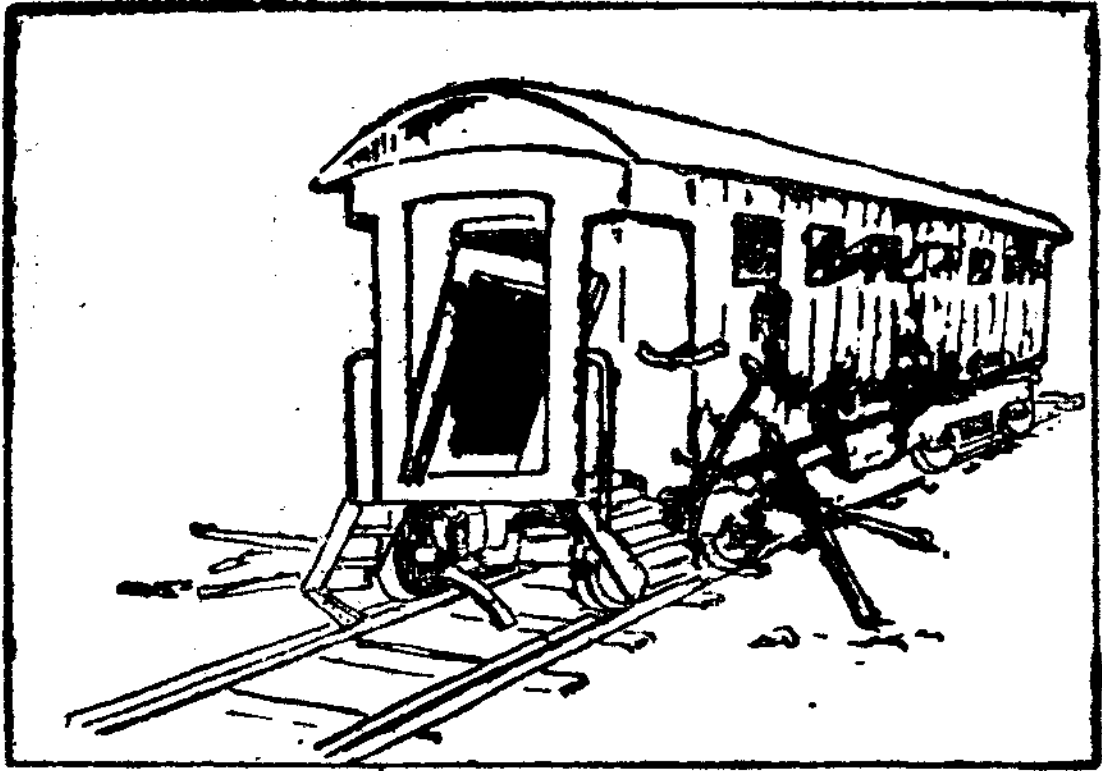
弄，就可以復原的。可是廠子裏缺一些需用的材料，又沒有人替它想辦法，這樣，就像廢鐵一樣的，把它放在一旁了。去年五月間，國民黨匪軍山砲營，來到機廠裏駐紮。在機器廠西南角，修築工事碉堡，到處找鐵板、鐵條來用，躺在岔道上的八六八號，被他們發現了，於是匪軍們就強迫着工人，把那火車頭上的鍋爐外衣，左右兩邊的走板，撐鍋衣帶，都拆下來，拿去蓋了砲樓。

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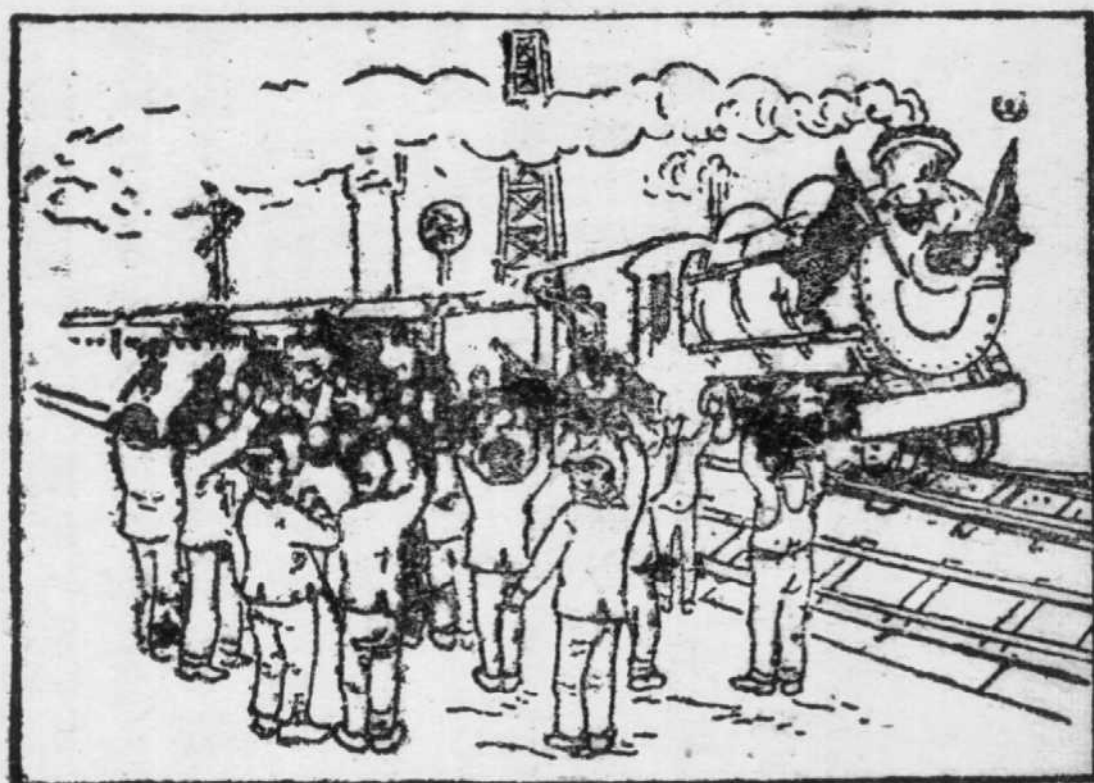
國民黨匪軍們，拆了八六八號身上的大件鐵皮、鐵板蓋砲樓，工人看見這情形，傷心極了。可是在那黑暗的年頭裏，誰敢反對匪軍這種破壞呀！只好把眼淚嚥到肚子裏。另一方面，旁的火車頭壞了，送到廠子裏來修的時候，遇見材料不夠，缺了什麼零件啦，工人們要廠方補材料，廠子裏就說：「這種東西外國沒來呀。去！到八六八號身上拆去，拆下

來湊合着用吧。」這樣一來二去的，八六八號就像專門擺在那裏做補釘用的啦，今天這裏拆了它的輪軸，明天那裏又拆了它的油管，陸陸續續地從它身上拆下了電燈、風泵、大小烟管、動力機、內火室鋼板，和二十多根絲帶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八六八號的皮肉，都被挖乾了，千瘡百孔，連個火車頭的樣子都看不出來了。



四

同八六八號火車頭的命兒一樣，還有二四六三四號客車車廂，也靜靜地躺在另一股道岔上。窗戶壞了，門子拆了，全車油漆也退了色，斑斑點點好像老槐樹的皮。車廂裏，空空洞洞地，客人們坐的座位，早就糟塌的沒有一個了。車底下的給水裝置和電機架子……等，也都是被拆走的拆走，毀壞地毀壞了。在國民黨統治時期，就像廢物一樣地把它堆在一邊。



五

九月二十八日，有「國際青年號」的火車頭，拉着一列非常壯觀漂亮的客車，從徐州開到濟南來了。這「國際青年號」火車頭，是徐州機務段的青年工人，在解放後，不從路局裏領材料，不佔平常的工作時間，用大家自覺地獻廢料，獻義務勞動，把一台破爛不堪的，一六四二號火車頭修理成的。當它開到濟南站的時候，山東省和濟南市的青年團團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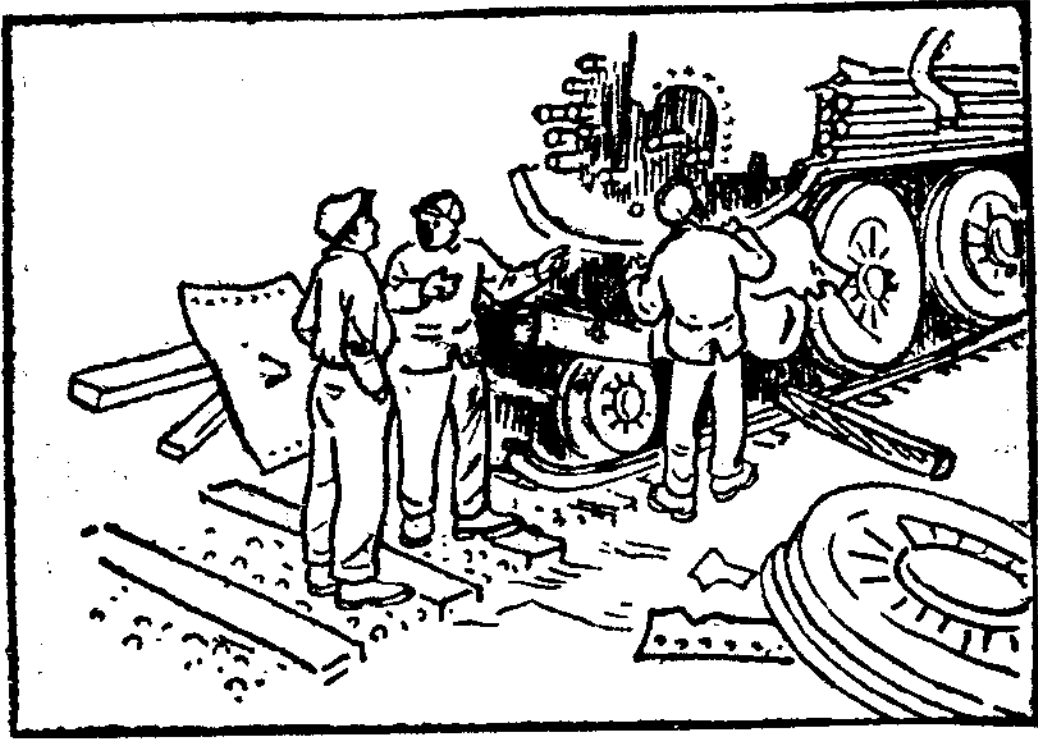
，鐵路劇團，少先劇團，和一部分青年工人，都跑到濟南車站上來歡迎它。在歡迎隊伍的裏面，濟南機廠的青年工人們，當他們知道了這個火車的來歷以後，他們心裏又高興，又慚愧。高興的是：『我們青年工人的手，把一輛死火車頭，變成活的火車頭了，……』慚愧的是：『我們濟南比徐州先解放，工廠裏人多，工具全，設備也完善，在鐵路上，號稱『母廠』的。爲什麼人家能修，我們就不能修呢？』青年工人在歡迎會後，回到廠裏，就鼓動開啦：『人家徐州機務段，能够用義務勞動，修成一台火車頭，咱們濟南機廠的青年，可不能落後呵！向徐州的青年同志看齊，也要修好一台機車。』這個鼓動，立刻就得到大家的響應和擁護。



六

正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
那天，機廠各單位選出的青工
代表，召開第一次青年代表座
談會，討論搶修火車頭的事情
。在會上，大家都很熱烈地搶
着說話，機車廠的青年團員周
德喬說：『咱們新中國，已經
宣佈成立了。我們在毛主席大
旗下面的青年人，應該帶頭，
給國家有更大的貢獻。我提議
：要從廢車裏，利用休息的時
間修一台「新中國」號火車頭

，做咱們慶祝新中國的禮物！」他的話剛剛一落聲，歡呼鼓掌的聲音，好像晴天霹靂一樣地，在全會場裏爆發起來。這一個舉起拳頭表示：「下決心在生產中，爭取做模範；」那一個又跳又蹦的喊着：「我在這裏擺下擂台了，看看，這是我的挑戰書，誰敢來應戰。」最後客貨車場的青年代表朱元祥，也很激動地向大家說：「我們也要義務一輛『新中國』號的二等客車，讓『新中國』號火車頭，永遠拉着『新中國』號客車跑。」



七

開過座談會以後，青年工人裏面的積極分子：周德喬、張其運、喬其謀等幾個人，喜歡歡的商量着：去找修理的對象，周德喬說：『有呵，在機廠旁邊的岔道上，不是有輛火車頭躺在那裏嗎？』張其運說：『我知道，那是『口舌一』八六八號，前三年被國民黨破壞了的；壞的實在不像個樣子了，修起來恐怕很困難。』喬其謀說：『咱們看看去再說

吧。」於是三個人到岔道上一看；看見八六八號被破壞的情形，不用說缺胳膊缺腿啦，簡直只剩了幾根骨頭連個火車頭的樣子也看不出來了。這時他們作了難。可是他們又想到：「要是義務一台好機車，又有什麼意思呢。」回廠去，他們便鼓動大家，一定要從廢鐵裏，修出一台「新中國」號火車頭來。



八

義務勞動一台「新中國」

號火車頭，給新中國成立做紀念禮物的消息，全機廠都傳遍了。工人們不分老年青年，有一千三百一十個人，都爭前搶後的，報名參加這個光榮的義務勞動，各個廠裏，又都推選出搶修隊長，組織成一個搶修委員會，由機車廠風閘匠，青年工人周德喬做主任；機械廠工匠，青年工人任振禾，和客貨車場工匠朱元祥，鍋爐場領

班張明德等三人做副主任，具體的計劃、佈置、領導完成這一工作。他們經過幾次詳細週密的會議商量，最後確定：搶修死火車頭八六八號，和破客車二四六三四號，做「新中國」號。



九

全廠的工人都動起來啦！可是困難的問題，也就擺在眼前了。因為濟南機廠，按照它過去的情形，最大的生產力，是一個月修八台火車頭。十月份廠裏規定的任務，就是要大修八台，還加上九月份因為搶救黃河，工廠裏悞了工，沒有完成的一台，一共修九台火車頭，生產力已經到了頂點啦。再說客貨車場的十月份任務，是修車四十七輛，也是過去沒

有過的生產數字。這時，要修好八六八號火車頭，和二四六三四號客車，還要修得超過以往一切的紀錄和標準，至少頂大修三台火車頭和三輛客車的任務。這樣，就是大修火車頭十二台，客貨車五十輛，和平常最高的生產量相比，要超過一半，當用的材料，又十分缺乏。恰巧十月裏，慶祝中央政府成立放假三天，中秋節放假半天，在前半月，廠裏差不多又天天有會。一遇到這些情況，有些工人，對於完成的信心，開始懷疑起來，在背後悄悄的說：『這個繁重的任務，恐怕完不成了啊。』